

朝花

儿童文学丛刊 3



扉页图：郭秉坤 屈国仪

U07
朝花 (第3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09,000 开本 250×1168 毫米¹/₃₂ 印张 13

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3,000

书号 10919·3013 定价 1.05元

朝 花

第 3 期

1981

目 录

- 花儿向她开(中篇小说·姜吉维插图).....罗辰生(1)
- 馋“猫”(小说·石楠插图).....胡奇(86)
- 羊(小说·黄冠余插图).....李子(96)
- 翘翘和猴子(小说·关景宇、赵宝林插图).....李仁晓(109)
- 秧歌队里的小妮(小说·董辰生插图)
.....高桦 章仲鐸(134)
- 捉马鹿的孩子(小说·聂昌硕插图).....李迪(149)
- 腾格里峰之鹰**(科学幻想小说·聂昌硕插图)
——《神翼》之一.....郑文光(157)
- 在阅览室,我看到**.....(童话·芦笛插图).....郭风(171)
- 寓言四则(王里插图).....鲁芝(179)
- 我思念着他们(散文·于绍文插图)
——访日散记.....朱述新(186)
- 小小针线包(散文·杨冰插图).....邵焱(198)
-

一个中国孩子的心(诗配画).....	柯岩诗 卜锁画	(201)
小铁匠与山姑娘(诗·晓珊插图).....	芦萍	(207)
小红毛和大黑熊(诗·王庆生、陈长敏插图).....	胡昭	(211)
森林里的故事(诗·魏桂兰插图).....	高洪波	(215)

失踪的猫(中篇小说·秦龙插图)

.....	[英]艾内德·布莱顿 孙慧敏译	(220)
-------	-----------------	-------

雪鹅(小说·孙光霞插图)

.....	[美]保尔·加利柯 张占一译	(336)
-------	----------------	-------

玛丽卡和伊万卡(保加利亚民间故事·徐中益插图)

.....	知白译	(356)
-------	-----	-------

《在法国的日子里》序.....

严文井 (361)

金近论

孙钧政 (363)

可贵的精神 有益的经验

——评陈伯吹的《飞虎队和野猪队》.....	崔乙	(380)
-----------------------	----	-------

母亲的心 儿童的眼睛

——给《小胖和小松》的作者杲向真同志.....	马联玉	(387)
-------------------------	-----	-------

评《丁香》

庄之明 (395)

冰心访问记

张光昌 (402)

花儿向她开

罗辰生

一、X光眼

五(二)班又要换班主任了!

这消息象阵风似的,在向阳小学传开了。

有的说,五(二)班一年换一次老师,换来换去,越换越乱。

也有的说,不见得,要是新来的老师镇得住,兴许五(二)班会好了呢!

最关心这事的当然要数五(二)班的同学。就是课间十分钟,几个小脑袋也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地说着。

这个说:“没两下子的老师,甭进咱们班的门。”

那个说:“进咱们班,让他笑着进来,哭着出去。”

中队长陈大林说:“咱们班乱的根子就是崔铁柱,他呀,没有一分钟不犯错误的。这次要是来个男老师,能把他镇唬住,就好啦!”

第一小队的小队长孔素菊说:“光是个男老师也不行,还得个头高,劲头大,崔铁柱再撒泼打滚,大手一抓脖领,象老鹰抓小鸡似的,他就乖乖的了。”

第一小队的吴宁,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也忍不住凑过去说:“要教咱们班,就得有打篮球的个儿,举重的块儿,说相声的嘴。”

议论了一阵,大家派陈大林和孔素菊去老师预备室,看看新老师来了没有,新老师和自己想的是不是一个模样。

代理班主任刘老师说：“你们盼呀，我还盼呢！你们班都快把我气蒙了。”

大林问：“刘老师，新来的老师什么样？”

刘老师说：“什么什么样？噢，你们是来摸老师的底呀！”

大林忙说：“不是，不是，我们问问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

刘老师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就笑着说：“男的怎么样？女的又怎么样？”

大林搔着头，吭哧吭哧地说不上来了。孔素菊一拨拉他，小声说：“笨劲的！”她走上一步：“要是个男老师，劲头大，个头高，往黑板前一站，嘿！崔铁柱就不敢狂了。”孔素菊是个办事利索，说话伶俐的小姑娘，说起话来嘴就象挺机关枪。

刘老师哈哈笑了：“这回呀，你们算是碰上厉害老师啦！别说一个崔铁柱，就是七个八个的绑在一块，不出三天，就得服服帖帖，象耗子见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大林看看孔素菊，孔素菊看看大林，两个人都满意地笑着跑了。

刘老师转身对别的老师说：“听说吴老师接哪个班，哪个班就变个样儿。等吴老师来了，我就拜她为师，让她教我几手。”

别的老师说：“吴老师的经验，能写一本书，一时半会儿学不完的。”

大林和孔素菊一回到教室，同学们就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是男老师女老师？”

孔素菊说：“当然是男老师啦！”

“个头高不高？劲头大不大？”

孔素菊就凭着内心的想象，顺嘴说出来：“当然个头高、劲头大啦！”

大林拉拉她的衣袖：“你怎么乱说一气？”孔素菊说：“这怎么是

乱说？你听刘老师那口气，保证和我想的差不离儿！”

一个小胖子说：“这回可好啦，能把崔铁柱唬住啦！”

他的话音刚落，“啪！”一个巴掌抽在他的脸上，小胖子“哎哟”一声，捂着脸，蹲在地上哭起来。大家回头一看，见崔铁柱睁圆两眼，攥着拳头，摆出一副打架的姿势。

“你干吗打人？”孔素菊指着他的鼻子问，别看孔素菊是个女同学，可是个爱打抱不平的小姑娘。

崔铁柱后退几步，弯腰抄起笤帚，举起来，嘴里喊着：“你再敢靠前一步，我就抽你！”别看孔素菊嘴厉害，可也不敢向前了。

教室里乱套了，有几个同学趁机起哄，嘴里“噢，噢”怪叫。崔铁柱经常打他们，他们怕崔铁柱，又恨崔铁柱，巴不得有个人能治治崔铁柱。可是，他们又佩服崔铁柱，觉得谁也管不了他，够份！他们不敢挑头闹，可只要崔铁柱一折腾，他们就跟着哄，别人偷牛，他们拔槌子。

大多数同学是主持公道的。有的喊：“凭什么打人？”有的喊：“没羞没臊！”别看崔铁柱只孤零零一个人，他却一点不示弱，一声不吭，举着笤帚站在那儿。

孔素菊喘着粗气说：“你要横的末日到了！等明天新老师一来，再给你算账！”

“对！对！”大伙齐声附和着。

崔铁柱粗声粗气地说：“他敢！”

这时，上课铃响了，大伙忙跑到位子上坐好。小胖子趴在课桌上抽泣着，崔铁柱随手把笤帚一扔。正巧，刘老师刚进教室，一笤帚打翻了她手中拿着的墨水瓶。她的白汗衫，弹力呢裤子，全溅上了红墨水。刘老师一看是崔铁柱，气得嘴唇哆嗦，脸色铁青，胸脯一起一伏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刘老师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一来到学校，就教五（二）班的算

术，并担任临时班主任。开始，她的心气挺高，可和崔铁柱打了几次交道，每次都气得掉眼泪。崔铁柱呢，也摸透了刘老师的脾气，知道她也没办法，就冲掉眼泪的刘老师嘻皮笑脸。有一次，刘老师气鼓鼓地说：“你要是我弟弟，看我不打熟了了你！”崔铁柱却凑到刘老师跟前：“你打呀！给你打！打伤了给我看病，打死了给我偿命！”还有一次，崔铁柱打架，刘老师刚要拉他，手还没到，崔铁柱就抱着脑袋撒泼打滚，说刘老师打得他浑身骨头疼。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象真事似的，气得刘老师直掉眼泪，他倒好，一抹眼泪又笑了。班里几个淘气包跟着起哄架秧子……

这时，刘老师一见又是崔铁柱捣乱，气得不知怎么办好。

坐在崔铁柱前边的孔素菊说：“哼！又是一笔账，明天新老师来了一块算！”

只听“吱扭儿”一声，崔铁柱把孔素菊的椅子蹬斜了。

崔铁柱坐在位子上，心里也挺不踏实，他想：新来的老师什么样儿？真那么厉害吗？他用胳膊捅了捅坐在他旁边的吴宁，小声问：“你见过新来的老师吗？”

吴宁心想：他也害怕呀！就点了点头，添枝加叶地说上了：“听说，这个老师教过体育，会摔跤，会打拳，个子高，力气大，几百斤的大杠铃一只手就能举起来……”他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瞅瞅崔铁柱，崔铁柱正坐在那儿发呆呢！

一下课，吴宁就把这事告诉了大林，大林告诉了孔素菊，话一到孔素菊耳朵里，全班马上就传开了。那几个爱起哄的同学凑在一起嘀咕着：

“听见了吧，连崔铁柱都怕新老师呢！”

“别听瞎咋唬，过去哪个老师能治服他啦？还不是一开始来个下马威，以后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

第二天一大早，大林就从床上爬起来，慌里慌张穿衣服，妈妈说：“干吗这么早就起来呀？”

“妈妈，今天我们的新老师来！”他一口气跑到学校门口，迎面碰上了孔素菊，两人径直奔老师预备室。隔着玻璃一看，一位戴眼镜的干瘦的老太太坐在办公桌前低着头在专心地翻动着卡片。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象互相在问：这人是谁呢？

这时，那人好象听见屋外有什么动静，抬起头来往外看，看见贴在玻璃窗上的两张小脸和两对惊异的眼睛。那个留着学生头，圆圆的脸庞，浓眉大眼的小男孩，是陈大林；另一个梳着小辫儿，闪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姑娘，是孔素菊，因为玻璃把两个人的鼻尖都挤成了小平面，所以看不清谁的鼻子略高一些。

这个老太太的眼光和大林、孔素菊的眼光一对，刷地，两个脑袋往下一缩不见了。她微微笑了笑，站起身来，轻轻开了门，见两个小家伙正蹲在墙根“咬耳朵”呢！

“她会是新来的老师？”

“不！我敢打赌，绝不是！”

“你们找谁呀？”老太太笑着问。

大林和孔素菊一怔，一抬头见老太太正冲他们笑呢。大林忙结结巴巴地说：“找……找老师！”

“进来吧！老师一会儿就来了！”

大林和孔素菊进了办公室，见老太太两鬓的头发都白了，瘦瘦的尖下巴，显得很文雅。她可和气了，和蔼的笑容总挂在脸上。只听她慢条斯理地说：“你们是哪个班的？”

大林忙说：“五（二）班的。”

“噢！”老太太笑着摘下眼镜，走到他俩跟前：“好啊！来，坐下，我正想找你们呢！我姓吴，是你们的新班主任。”

啊！大林和孔素菊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大林忙低下头，手直

揉衣裳角。孔素菊倒吸了口凉气，两人心里都凉了半截。

“怎么！不欢迎？”吴老师仍然笑着。大林低着头，偷偷地瞟了一眼，见她除了额头上有深深的皱纹外，眼角上也都是密密的皱纹。

大林忙说：“欢……欢迎！”孔素菊连头也没抬。

老师哈哈地笑了：“你叫什么？”



“叫陈大林。”

“你呢？”吴老师问孔素菊，孔素菊只顾低着头，没听见老师在跟她说话。大林忙说：“她叫孔素菊。”

“噢！一个是中队长，一个是小队长。我听说，孔素菊的嘴厉害得象挺机关枪，今天这是怎么啦！第一次见面有点害羞是不是？”

孔素菊想：才不是呢！

吴老师坐在他们俩的对面：“你们说欢迎我，并不是真心话，你们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瞒不过我的眼睛。”她说着，身子往前探了探，笑着看着他们，真是象看透了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似的。

“是欢迎嘛！”孔素菊支支吾吾地说。

吴老师说：“你们是五(二)班的干部，一心想摘掉落后班的帽子，可班里有个崔铁柱，谁也治不了他，你们就盼着来个厉害老师。可一看，我是个干瘦老太太，就泄气了。你们呀，刚才说的欢迎，是口不对心，我说得对不对？”

大林和孔素菊都惊奇地看着吴老师。孔素菊忍不住问：“哎呀！您怎么知道的？”

吴老师摸着她的头哈哈笑了。忽然，她装得挺严肃挺神秘的样子说：“我这两眼里，装有X光，什么事也瞒不过我。”

大林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孔素菊不由得点着头。他俩都在想：哎呀！好厉害！她有X光眼，谁心里想的什么，她全都能看出来。

这时，吴老师说：“你们准备上课去吧！告诉同学们，新来的老师一点也不厉害。虽说不厉害，可我也倒要看看你们能闹到什么程度！”她总是微笑着。

孔素菊想，你先别笑，一会儿一上课，碰见崔铁柱，就知道什么滋味啦！孔素菊这么想也是有根据的，过去就有几位老师，开始也是这么笑呵呵的，可没过几天，就笑不出声来啦。有的来“硬”的，有的来“软”的，可崔铁柱是软硬不吃！

孔素菊一边往教室走，一边嘟囔：“认倒霉吧！咱们班哪，提不起来啦！”

陈大林说：“先别这么说，依我看，这老师八成有点厉害哩。”

“还厉害呢，就会笑。”孔素菊撇着嘴说。

大林一边想一边说：“厉害的老师有两种，一种劲头大，嗓门高，说话也厉害；另一种表面上乐呵呵，看模样不厉害，可心里有横劲儿。别看她挺软，可软里有硬，她要是来一手绝的，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看来，这吴老师是后一种厉害。”

孔素菊说：“这两种厉害，哪一种最厉害？”

大林说：“当然是后一种啦！”

孔素菊自言自语地说：“倒也是，对啦，她眼里还有X光哪！”

他们进了教室，同学们都围上来，这个问：“新老师来了吗？”那个问：“新老师厉害吗？”孔素菊说：“厉害不厉害，我也说不清，可我告诉你们，她眼里有X光！”

大林说：“她还要看看咱们班能乱到什么份上呢！”

那几个淘气同学忙到处找崔铁柱，见崔铁柱没有来，就一吐舌头一缩脖，吓得回位子上老老实实坐好了。有一个淘气包说：“她唬咱们呐！我妈妈在医院就是管X光的，那是一架大机器，怎么能长眼里呢？她在骗人！”同学们又议论起来，几个淘气包又都透了口气，活跃起来。

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坐好了，不住地探头往外看，等着这位新来的班主任。

她来了，不慌不忙，安安稳稳地站在教室门口。哟！原来是个老太太呀！也不知是谁“哎哟”了一声，教室里顿时嗡嗡起来。接着，桌椅劈哩咔嚓地响起来。有人故意咳嗽了一声，一片咳嗽声跟着响起来。

大林慌忙看看吴老师，只见她仍微笑着站在那儿，教室里发生的一切象是没看见似的。第二遍铃响了，她走到讲桌前，大林喊了声：“起立！”全班散散乱乱地站起来，她也不还礼，含笑的目光从前边看到后边，又从后边扫到前边，好象要把一副副面孔记在脑子里。

同学们紧盯着她的眼，原来眼镜片后边是一双微笑的和气的眼睛。同学们心里在嘀咕，她怎么还不还礼呢？嗡嗡声渐渐静下来，就在这刚要安静的一刹那间，她说话了：“咱们第一次见面，同学们觉得新鲜，议论议论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坐下以后，就不准说话了。”她仍是慢条斯理地说。但每一句话，就象一颗颗钉子，钉在它应钉的位置上。

吴老师说完了，还了礼。同学们一坐下，仍有人嘁嘁喳喳地说着。

“大林，崔铁柱怎么没来？”

同学们不由得一愣，咦！她怎么知道空的一个座位就是崔铁柱呢？大林说：“老师，崔铁柱几乎天天要迟到的。”吴老师点了点头。

“我开始点名。”

真奇怪，她根本不看点名册，熟悉地叫着一个一个的名字。被叫的同学站起来，她总是微笑着看一眼。那眼光，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亲切，友好。仿佛在说：“我认识了你，坐下吧！”好学生觉得，这眼光里包含着：“我知道你是好学生。”淘气的学生觉得，这眼光里包含着：“我可了解你，刚才说话的就有你！”脸不由得红了。教室里嗡嗡声再也起不来了。

吴老师点到那个他妈妈在医院里管X光的淘气包的名字，她说：“你妈妈是在医院里管X光吗？”全班都惊呆了，这个淘气包吃惊地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听说，上级让你妈妈到外地休养，可你妈不放心你，就没有去。是吗？”这个同学慌张起来，哎呀！她怎么什么都知道呀！她眼里真有X光吗？他不相信，可是，他觉得这个老师比诸葛亮还神。他忙点着头，额头上都渗出汗珠来了！别的小淘气心里也敲起小鼓，担心这老师会把自己见不得人的“秘密”端出来。教室里更安静了，只有吴老师的说话声。吴老师的说话声不高，说话就象聊天似的那么自然随便，每一句话都牵动着同学们的心。

他们哪儿知道，站在他们跟前的，是位快有四十年教龄的老教师。她在接一个新班前，要求自己把全班的名字背下来，这并不难，因为几十年来她养成一种能很快地背名字的能力。并且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都有了初步了解，尤其是对淘气的同学，她掌握

得更熟。

同学们的心里，有的惊异，有的佩服，但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钻进他们的心里：她能治服崔铁柱吗？一会崔铁柱一来，她会怎么办？往日，大家都盼着崔铁柱别来上学，可现在，都盼着他快点来。崔铁柱成了检验这位老师的试金石了。

二、绝招

这时，崔铁柱正慢腾腾地往学校走着，一边走，一边用手揉着眼睛。他是被爸爸打醒的，到现在，半拉屁股还一阵阵发麻。

他恨爸爸，因为爸爸从不拿正眼看他，不是训斥就是打骂。蒲扇似的大巴掌，不分屁股脑袋地打过来，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爸爸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不争气的东西！”

他又爱爸爸，因为爸爸原来不是这样的，爸爸曾经爱过他，下班来给他带好吃的，亲着他的脸蛋儿。爸爸为什么会变呢？他又恨起自己来，不由得深深地叹了口气……。

崔铁柱往学校走着，走着，又想起新老师来。新来的老师真那么厉害吗？他会把自己怎么样？他进了校门，自己觉得胸口在突突地跳。他走到教室跟前，听教室里格外安静，心想，果然是个厉害老师，他的心都要跳到嗓子眼里去啦！

他走到教室门口，过去，他总是用脚一踢门，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今天，他却胆小地站在门口，好奇心促使着他，弯下腰，隔着门缝往里一瞧，噢！是个干瘦的老太太，说话声不高，她笑着在讲课，他再一看，全班几十双眼睛都看着她，就象看电影似地那么专心。他踌躇地站在外边。猛然，教室里“哗”地笑了，他不由得一惊。象一只被惊吓的小兔子。忙转身，书包一甩，正好打在门上，门“吱扭儿”一声开了。

教室里的笑声“嘎”地顿住了，同学们都看着他，不知谁说：“看

哪！他来啦！”就象电影里出现了“坏蛋”似的。崔铁柱想，来了又怎么样？我才不怕这个老太太呢！再说，可不能丢份儿。他摆出一副大模大样的架子，晃着身子进了教室，径直奔自己的位子。同学们都看着这位老师，心想，看着她怎么治崔铁柱？

教室里更安静了。

崔铁柱把书包往桌上一摔，把头扭到一边去。吴老师轻轻地走过去，随手把门关上，走到前边，看着崔铁柱。

崔铁柱坐在那儿，仰脸看着屋顶，心里想：看你一个老太太能怎么样我？便更不在乎地把大腿一翘。他要让全班知道，我崔铁柱谁也不怕！

吴老师看着他，有一、二分钟，可这一、二分钟，就象过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教室里象没有人似的安静，崔铁柱不时用眼角瞟老师一下。

“崔铁柱，我在等你！”吴老师说话了。

“干什么？”崔铁柱拉着长声说。

“等你准备好用具上课呀！”

崔铁柱懒洋洋地把书包稀里哗啦地打开，把书本和铅笔盒往桌上一扔。书本上一块块的油迹，铅笔盒盖快掉了，里边只有一支断了头的秃铅笔。

“同学们，现在继续讲课。”

噢！这样就算完了？大家互相看着。

猛地，大林举起手，没等老师同意就站起来：“吴老师，刘老师让我向您汇报，昨天，崔铁柱打老师来着！”

“没打！”崔铁柱侧过身子，冲大林喊着。

“就打了！就打了！”同学们冲着崔铁柱喊，但很快又安静了，看着吴老师。

“就是没打！”崔铁柱仍一个劲地喊着。

孔素菊也站起来：“老师，昨天他还打同学呢！”孔素菊话音刚落，崔铁柱就冲她喊起来：“打啦！怎么着？他干吗贱招？”

“谁贱招啦！人家根本没答理你！”

“他干吗点着我的名儿说？”崔铁柱梗愣着脖子说。

“你起的名不是让人叫的吗？”

崔铁柱一个人，就象脖子上乍开毛的斗架小公鸡，声格外高，手一叉腰：“打啦！怎么着？就打了！”还有一点不在乎地看了吴老师一眼。

这时，吴老师只要一鼓动，全班都会站在老师一边，一齐向崔铁柱开火！可是，吴老师并没有这样做，她的脸上很平静，她摆了摆手，大家都安静下来，崔铁柱喘着粗气，准备着对付老师，他的手拉着书包带，只要老师一批评他，就把书包一擦，扭身回家。只见吴老师对大林和孔素菊说：“这些问题，要课下解决，你们先坐下吧！”

崔铁柱觉得自己胜利了，冲孔素菊咬着牙说：“马屁塞子！”

孔素菊噤着嘴坐下了。同学们都偷偷地咬着耳朵根，有的说：“就这么便宜他了？”有的说：“看来这老师也怕崔铁柱！”大林小声说：“没听说下课解决吗？”

同学们都想，一下课，这老师就会来绝招的。

下课的铃声响了。这铃声勾着同学们的心哪！

吴老师把崔铁柱叫到办公室。同学们在后边蹑手蹑脚地尾随着，都站在老师预备室的窗根下，小脸贴在玻璃上，看着吴老师怎么治服崔铁柱。刘老师也坐在一边，专心地看着，她要学一手治闹学生的“绝招”。

崔铁柱一看周围的架式，眼珠转悠着，心里翻腾着，心想，今天说什么也不能颤！要不真跌份子了。又不知道吴老师会怎么样他，不由地上下看着吴老师。窗外有人小声说：“你瞧，他瞧老师

哪！”

吴老师把教案放在桌子上，用手轻轻地掸着身上的粉笔末，对崔铁柱说：“别站着，坐下吧！”她用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铁柱想，坐下就坐下，他斜着身子坐下了，给吴老师一个后背。吴老师没说话，伸手拿起脸盆，正要出门，孔素菊把脸盆抢过去，“老师，我替你打水去！”孔素菊的意思很清楚，让老师腾出手来治崔铁柱，她怕看不到这场好戏，来回一溜小跑，鞋上、衣服上都被水洒湿了。她跑进预备室，把盆放在洗脸架上。

吴老师这才对崔铁柱说：“铁柱，你看！你上学迟到了，连脸都没洗，眼角上还挂着眵目糊，来，先洗洗脸！”

屋外的同学呆呆地看着，不知吴老师要干什么。崔铁柱也弄不清老师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警惕”地看了老师一眼，身子一动不动。吴老师走近他，“怎么？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让老师给洗呀！”说得是那么诚恳。

崔铁柱想，洗就洗，不洗倒象怵你似的。他洗了几把，抬起头来，见吴老师站在他身边，用手轻轻地把他的衣领往里掖了掖，“看你这小脏样，脖子黑得都成车轴啦！”崔铁柱愣住了，他看了吴老师一眼，吴老师的眼光是那样亲切，使他猛地想起了死去的妈妈。他记得，他小的时候不爱洗脸，妈妈就把他拉到镜子跟前，笑着说：“你自己瞧瞧，哎呀！这个小脏样，成了三花脸啦！”想到这儿，他又忍不住地看了老师一眼，老师正冲他微笑着，那目光和妈妈的一样，象在欣赏着自己孩子的脏模样似的。崔铁柱鼻子一酸，可他马上骂自己：这是老师，她在想法治自己呢！他忙低下头，两手慌乱地捧起水，遮住要流下的两滴眼泪。崔铁柱又洗了几把，再抬起头来，见老师手里正端着肥皂盒站在他身旁，他耳边又想起妈妈的话，“来，使点香皂！”崔铁柱不敢往下想了，忙抓起肥皂擦起来。